

三國志 蜀

冊一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
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
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威烈朕復於乾隆
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
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
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
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
爲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
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
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

增入欽此

臣等謹將所見之法，據其文
意，與前後各卷所載之法，
比照考證，得其相似者，列于
卷首，以資考證。其不同者，
則各列于卷末，以備稽考。
臣等謹將所見之法，據其文
意，與前後各卷所載之法，
比照考證，得其相似者，列于
卷首，以資考證。其不同者，
則各列于卷末，以備稽考。
臣等謹將所見之法，據其文
意，與前後各卷所載之法，
比照考證，得其相似者，列于
卷首，以資考證。其不同者，
則各列于卷末，以備稽考。
臣等謹將所見之法，據其文
意，與前後各卷所載之法，
比照考證，得其相似者，列于
卷首，以資考證。其不同者，
則各列于卷末，以備稽考。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劉焉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徒祝恬也居陽城山

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

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儉郤正祖也

而并

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

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表

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

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爲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

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備郤儉

皆貪殘放溢取受狠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

梗焉受命而行以道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識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

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

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

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蠹叛宜勑公車特詔待舉表薦扶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

異禮諮詢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是時涼州逆

熾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織芥之惡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

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太傅起兵臨邛長子

福見捷爲楊戲輔臣贊

英記曰

健爲太

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

劉焉起兵

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捷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

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

焉意漸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

英記曰範聞

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

英記曰範聞

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記曰範聞

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

兄弟三人鑄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

英記曰範聞

部司馬璠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英記曰範聞

召璋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

時璋自表省焉遂留璋不還

英記曰範聞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

英記曰範聞

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記曰範聞

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英記曰範聞

議郎河南

龐義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

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

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韓等貪璋

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以韓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于璋

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

別駕劉闡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

州璋使趙韓進攻荆屯胸脣始據城

璋字季玉旣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殺

魯母及弟遂爲讐敵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魯部

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義

德義以義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厚後義與璋情好

攜隙趙韓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

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

璋性寬柔無

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

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韓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韓因民怨謀叛乃厚賂漢捷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荊州將龐樂李異反殺韓軍斬韓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爲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賈刺史徵璋爲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公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操而叛者九國曹操嘗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是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

故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

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
協反詣涪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

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
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
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
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
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
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
南中豪率雍闐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闐爲
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士闐還吳
爲御史中丞吳書曰闐一名緯爲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春秋曰許

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

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有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

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

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卷之三
七言律詩
一
故人西望憶長安，
此地空餘舊帝都。
縱使巴山夜雨時，
何說巴山夜雨時。
二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三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四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五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列而列蜀志
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
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
卽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
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
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旣嘗
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
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
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注
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
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闢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
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
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
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
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
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
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
爲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
艾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

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